

电影文学剧本

早春二月

谢铁骊 改编



I235.7/3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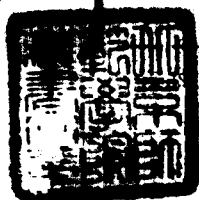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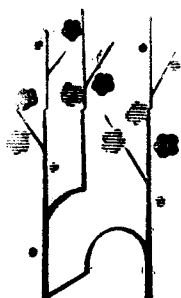
电影文学剧本

早春二月

谢铁骊 改编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79 北京



734404

内 容 说 明

电影剧本《早春二月》是根据柔石的小说《二月》改编的。故事发生在二十年代中叶。知识青年萧涧秋来到芙蓉镇教书，和陶岚发生了爱情。同时，萧又非常同情并大力资助贫苦无告的革命军烈士妻子文嫂。他甚至想牺牲自己和陶岚的爱情，同文嫂结婚，以解救文嫂一家。对于贫苦学生王福生，萧也颇表同情，力求对他加以帮助。但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，萧的所做所为遭到非议。文嫂自杀了，王福生退学了。萧企图以个人力量援救别人的想法，完全幻灭。这打击，使他晕眩，也使他清醒。他悄然离开芙蓉镇，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了。

剧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几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“徘徊中路”的萧涧秋的典型形象，细致地描写了他的徘徊、苦闷、信仰和追求。在那个时代里，象萧涧秋这样的知识分子，只有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与工农大众结合，才是唯一的出路。在今天它仍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。

早 春 二 月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2 $\frac{1}{2}$ 插页：2 字数：37,000

1979年8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50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317

定价：0.25元

2027/17

阴历的二月，梅花还在落瓣，柳树已经吐出了嫩芽，天气异常的和暖。

女佛山至芙蓉镇的班轮在平静的内河里行驶着。统舱里挤满了人，大多是做小生意的客商，还有一些是从女佛山朝香回来的穿着长裙的老太婆。他们在谈论着买卖的行情，谈论着天气与菩萨。

在人群中显得不调和的是一位青年。看起来他的年龄已近三十，身穿一套哗叽的学生装，足下是一双黑色深统皮鞋，全身带着长远路途的风尘。在他腿旁的旧皮箱上几乎贴满了北京、上海等地的托运标签。舱内的烟雾和嗡嗡的谈话声使他气闷、头昏。他挤坐在那里无法转身，只好尽力将头扭向窗外。他身旁紧挨着一个商人模样的胖子，正在打盹，那肥硕的脑袋不时地磕碰着他的肩头。这位青年实在忍受不了，抽身挤出舱去。当他一踏上了船头就觉得轻松许多。他贪婪地吸着清新的空气，望着两岸的自然景色。

靠近船舷的栏杆处坐着一位青年妇人，身穿破旧的夹

袄，满脸愁戚地凝视着水面。从她的两眼内，可以瞧出极度的悲哀。她的膝前倚着一个约七岁的女孩，眼秀颊红，非常可爱。她玩弄着一只桔子，十分珍惜。在妇人怀里抱着一个两岁的男孩，已经睡熟了。不知什么时候那位青年的目光已经落到这位妇人身上了。为强烈的同情心所驱使，他想探索出妇人悲哀的根由。

离妇人不远处，有位五十多岁的老奶奶在向她身边的人小声地讲说什么，她的手不时指着年青妇人的背影。那位青年挤了过去，听到老奶奶在说：“李先生到广州两年多，没有寄回家一个钱，后来连个信息也没有了。”

老奶奶随手从身上掏出一封信，边说：“上个月忽然来了这封信，说李先生在惠州打仗死了，让她到上海去领一笔什么恤金。你们说叫她年纪轻轻一个人怎么出远门呢？只好我陪她去。到了上海好容易才找到这个地方，可不像个衙门的样子，还怕外人知道。他们说恤金是有的，可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来。带去的几个钱都用完了，只得回家。唉！就这么白跑了一趟！”

“你是她婆婆吗？”旁边的一个人问。

“不是，我是她同村的邻居，我看着她长大的。”说到这里老奶奶不禁有些心酸，她从揉烂了的信封下角抽出一张照片，感叹地说：“可真是个好孩子，你们看长得多漂亮！”

周围的人都伸过头来。照片上一位英武的青年，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军装，神态昂扬。他们一面看一面摇头叹

息，发出小声的议论。那位青年的怜悯目光投向年轻寡妇的身上。她好象听见人们的议论，止不住流出泪来。她不愿意自己的悲伤给众人瞧见，低下头，偷偷将泪拭了。她呆呆地看着怀内孩子的脸，似乎从白嫩熟睡的脸上，可以安慰一些她内心的酸痛和绝望。女孩仍是痴痴地微笑，玩弄着手里的红桔。

二

芙蓉中学的两位青年教师跨进陶家的大门。这是一座老式的大家庭的房子，廊沿的朱柱已为久远的日光晒得变黑了。他们穿过庭院，走向厅堂。

厅堂里陈设着旧式的红木家具，壁上挂着大幅的淡墨山水和四轴行书屏条，显得宽敞而幽静。

陶校长的妹妹陶岚，约二十三、四岁，是个非常美貌的人。她坐在八仙桌前看书，两手随便编织着毛线，象无聊似地消磨着自己的时光。

两位青年教师走了进来。衣着漂亮的钱正兴显得特别亲切，带着几分扭捏地向陶岚问：“岚，客人还没到吗？”

陶岚一见这位纨绔子弟就有一种厌恶的感觉，她随即拿起书本，不作回答就走向内房。

老脸皮的方谋故意叫道：“密斯陶！”

陶岚不得不停步转头，睁着一双大眼看着他。

方谋紧接着问：“陶校长呢？”

陶岚微微地一摇头，翩然进入内房。方谋无可奈何地看了钱正兴一眼，他正很不快意地走向一把椅子坐下。方谋也随着坐下去，偷眼看着钱正兴，暗自好笑，却又安慰似地说：“她是因为见了你有些不好意思！”

钱正兴心不在焉地勉强笑了一声。

从房内出来了陶岚的母亲。她是一位六十岁左右、面貌慈祥的老妇人，对着两位教师非常客气地说：“你们来啦！”

钱正兴马上站了起来，彬彬有礼地说：“伯母您好。慕侃接客人去了吗？”

“是呀，也该回来了。请你们书房里坐吧，那里已经泡好了茶。”陶妈妈让他们走向书房。

芙蓉镇的市街。各色的店铺也带有城市风味，不过规模都显得狭小些。一两个伙友坐在店柜里，特别清闲。唯有一家当铺门前生意兴隆，一些穷人夹着棉衣进去，拿着当票出来。

街道上行人稀少。校役阿荣担着行李、网篮走过，陶校长陪着萧涧秋——船上的那位青年走来。

陶校长三十四、五岁，身材微胖，面貌给人以浑厚的印象。他边走边说：“我们足足有六年没有见面。老友，这几年你可走了不少地方。”

萧涧秋苦笑了一下说：“是呀！我几乎走遍了大半个

中国，都市的生活使我感到厌倦了。”

“所以我不愿意出外，这小小的芙蓉镇倒真是世外桃源呢！”陶校长露出几分得意的神色。

萧涧秋也随着高兴起来：“这里给我一种平安而恬静的感觉，要是有可能的话，我倒愿意多住几年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我要为孩子们庆幸呢！”陶校长似乎快乐得全身发抖起来。

市上来了个面生的人，大家不由得用好奇的目光注视他一会。有的人看了看也就算了，有的人却指点着他与别人议论：“是陶校长的朋友吧？”

“也许是上头派下来查学的。”

萧涧秋觉得自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，虽然没有什么羞惭，总觉得有点不自在，只垂眼看着脚前的路。

陶校长似解释地说：“镇上人口少，大家几乎都面熟，只要来一个外乡人就会引起大家的注目，这也许是一种尊敬的表示吧！”末一句显然是一种玩笑的口吻。萧涧秋回以淡淡的一笑。

陶家书房。方谋坐在椅子上无聊地抽着烟，钱正兴不耐烦地走来走去。他忽然透过窗户发现阿荣担着行李走进庭院，说了一声“来了”，就和方谋迎出门去。

陶校长领着萧涧秋跨进大门，他连忙向钱、方二位介绍道：“这就是我经常向你们提起的萧涧秋先生。”

钱、方二人连声说着：“久仰，久仰。”

陶校长继续介绍道：“这位是钱正兴先生，这位是……”

方谋忙接过来说：“敝姓方，草字谋。”

他们相互点头微笑。陶校长将他们让进书房，自己却返回来向阿荣吩咐道：“你把行李暂时放在下屋，等萧先生吃了晚饭再一起回学校去。”

阿荣连连应声。陶校长忙碌地奔向厨房。

书房里三位青年在闲谈着，方谋说：“萧先生的光临带来了春天，今天的气候特别和暖。”

萧润秋以微笑作答。钱正兴正站起来抖着长袍说：“今天我已换了两次衣服了，上午由羔皮换了一件灰鼠，下午又换了这件青缎袍子，莫非还叫我赤膊不成么？方谋，我看今年又要有变卦的灾异了——战争、荒旱、时疫，总有一件要发生的。”

方谋偷看了萧润秋一眼，好在他全未介意，于是方谋就顺水推舟地说：“哎，灾害是年年不免的。在我们这个老大的国内，近三年来有多少事：直奉战争、甘肃地震、河南盗匪、山东水灾。不过象我们这芙蓉镇呢？总还算是世外桃源，过的是太平日子。”

“要来的，要来的，”钱正兴固执地说，“象这样的天气！”

方谋有些没趣地向萧润秋问道：“萧先生，你以为天时不正是社会不安的预兆么？”

萧润秋正经地回答：“天气的变化是自然的现象，而人间的灾难大半都是军阀官僚们造出来的。”

方谋拍手吹捧地说：“萧先生见识高明，见识高明，钱先生你说呢？”

钱正兴心不在焉地随口答道：“嗯！大概对吧！”

这时陶校长走进房内说：“萧呀，我的妹妹要见见你。”

陶岚在门口出现了，她大方又活泼地说：“哥哥，你不用说，我当然知道哪位是萧先生了。”

于是陶校长说：“那么让你自己介绍吧！”

陶岚微笑着说：“要我自己来介绍什么呢？还不是已经知道了，往后我们认识就是了。”

陶校长嬉笑地说：“萧，你走遍中国南北，怕不曾见过象我妹妹的脾气的，高兴起来说个没完，不高兴的时候谁也不理。”

钱正兴象受刺似地动了一下，方谋看了他一眼。陶岚却似厌倦了，倚在房门的旁边，低下头将她自然的快乐换成一种凝思的愁态，一忽儿，又转呈微笑地说：“我好似在哪里见过萧先生！”

“是吗？”萧润秋竭力地追忆着，然后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记不得了。”

陶岚的脸红了一下，又接着说：“也许是我认错人了。萧先生，我是很冒昧的，往后你要原谅我。哥哥常提起你，你的学问是渊博的，我以后什么都要请教你，你能毫不客气地指教我吗？”

她这样滔滔地说着，简直房内象是她一人占领着似的。她的神态非常自然和柔媚，又带着几分娇养的习气。萧涧秋注意地瞧着她，她是个非常美丽的人。这时他向陶慕侃说道：“陶，我从来没有象在你妹妹面前这样窘迫过，简直叫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了。”

陶岚随即笑一笑说：“就这样回答吧。我还要你怎样回答呢？萧先生，你是个对音乐有研究的人，我以后还要跟你学音乐呢。不过你还要教我一点做人的知识，我知道你又是一位哲学家呢！”

萧涧秋似受到讽刺一般，他说：“做人的知识我还不知道找谁去学呢！按人事的阅历来说，慕侃该是我们的先生了。”

陶校长得意地快乐起来，却又谦逊地说，“哪里！哪里！妹妹在这方面对我就不信任。”

“别谈这个了。”陶岚低下头，微微有些不高兴的样子。

钱正兴不知是因为受到了冷落，还是为忌妒心所驱使，他站了起来，慢慢走出房去。他的行动引起在座的人注意。萧涧秋不知所以地看着。

陶校长为了活跃空气站起来说：“我们大家来谈谈别的吧！”

房内却呈现出一片沉寂。

厨房里，陶妈妈站在案板前切菜，案板上放着各色各样正待烹调的菜餚。陈妈坐在灶台口烧火，阿荣帮着打杂。钱正兴走进来，陶妈妈说：“钱先生，你们都饿了吧？”

钱正兴连忙说：“不饿！不饿！我是来看伯母做菜呢！”

“都是些粗鱼笨肉的，人家萧先生是走过大地方的人，恐怕吃不来。”陶妈妈说着将油倒下烧热了的空锅。

钱正兴接着说：“不会，不会，看他那个样子，也不会吃过什么珍味。”

陶妈妈将碟中切好了的菜投入锅内，发出嘎的一声。钱正兴忙往后退，怕油溅上他那件青缎袍子。

三

厅堂的吊灯已经燃上，室内的红木家具耀着灯光，交映出淡红的颜色。八仙桌上设了四份杯箸。阿荣捧着托盘进来，四个碟子，两碗菜，一个热气腾腾的暖锅，还有一大壶酒，他一样一样地放到桌上，陶校长领着客人走进。

方谋高谈阔论地说着：“没有主义的信仰，就根本失

掉了青年的意义。凡是想救国的热血青年，当然应该信仰三民主义了，我就是个，可不知道你们信仰什么？”

钱正兴已经走到桌边，却没有坐下。他兴致勃勃，同时做着一一种手势说：“我却赞成资本主义，因为非商战不能打倒外国。唯有资本主义能够打倒军阀，国内的交通、实业、教育才可以振兴起来。要想救国，首先要提倡资本主义。”

“资本主义也就是三民主义的一部分。”方谋一面说一面就座。

陶校长提起酒壶为萧润秋斟酒，萧润秋以手盖杯说：

“我不能喝。”

“少喝一点，可以消除疲劳。”陶校长却替他斟了半杯，接着为各人满杯。

方谋呷了一口酒问道：“萧先生，你信仰什么主义呢？”

“我没有。”萧润秋微微地摇一摇头。

方谋不肯罢休地说：“我想，你一定有一个主义的。主义是意志的外现，象你这样意志坚强的人，一定有高妙的主义的。”

萧润秋微笑地答：“主义到了高妙的程度，还有什么用处呢？所以我没有。”

方谋还想开口，陶校长拦阻地说：“别谈什么主义了，目前还是喝酒更实际一些。来，干了这一杯。”

方谋、钱正兴随着陶校长一饮而尽，萧润秋仅举杯示

意而已。

这时陶岚走了进来，倚在门边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我是不知礼的，我喜欢看别人吃饭，也要听听你们高谈些什么，长长见识。”

方谋转过头来，似带着酒兴地说：“我们刚才谈论每个人的信仰，我是三民主义，钱先生是资本主义，你哥哥当然是人材教育主义了，密斯陶，你呢？”

陶岚看了萧润秋一眼，然后微笑地说：“我没有。”

方谋玩笑地说：“那你和萧先生一样了，我不信。”

陶岚冷冷地带刺地说：“我不会象你们那样说出漂亮的词句，我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。”

萧润秋带着几分敬佩地望了她一眼，方谋僵窘地看了一眼钱正兴，钱正兴似女人羞涩似地低着头。

陶校长举杯敬酒，以消僵局。

大家静寂了一息。陶岚走近桌边说：“哥哥，听阿荣说文嫂回来了。”

“我在码头上见着了。”

陶岚没有等她哥哥说完就转向萧润秋问：“萧先生，你在船上有没有见到一位二十六、七岁的妇人，带着两个孩子的？”

萧润秋非常不愿提起似地答：“有的，我知道他们的底细了。”

陶岚愁戚地说：“恤金没有领下来，她一家人怎么活

呀！”

陶校长皱一皱眉，表示一下悲哀，然后说：“人死了，什么都完了。萧，你可记得我们在师范学校的第一年，有一个会演讲的姓李的同学吗？打死的就是此人。”

萧润秋想了一想说：“是，他读了一年就停学了，人是很慷慨激昂的。”

陶校长接着感叹地说：“李先生本是个有志的人，人又非常能干，可是总不得志，东奔西跑了几年，后来才考上黄埔军官学校，谁知刚有前途，竟在惠州一役打死了！”

钱正兴与方谋一面夹菜，一面不关痛痒地说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

“他不该去当兵！”

萧润秋却无心吃菜，象又增加一层负担似的。陶岚在一旁注视着他。

四

第二天的早晨，天空飘着雪花，芙蓉中学的校园里已是一片白色。草、花、树木都披着积雪。

客房里，萧润秋刚刚起床，正在叠被。阿荣送洗脸水进来：“萧先生，您早！”

“你早！”萧润秋迎上去接过脸盆，“这场雪下得好大呀！”

“穷人又该倒霉啦！昨天都将棉衣送进了当铺，谁也没

想到今天突然冷起来，恐怕有人要冻死的。”阿荣说着走出门去。

萧润秋无心地洗好脸，走至窗前对着校园发呆。他又想着昨天船上所见的那个妇人，穿着单薄衣衫的母子三人的身影出现在雪中。

萧润秋非常不安地在房内走了一个圈，最后决然地穿上大衣走了出去。

学校门口的传达室里，阿荣手里捧着一大碗稀粥在吃。他看见萧先生走来，立刻站起来问：“萧先生，你要什么？”

“我不要什么，我问你昨天从上海回来的那个文嫂的家在哪里？”

“我知道，她的家就在西村，离此地有三里路。”

“怎么走呢？”

“萧先生要到她家里去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想去，因为她的丈夫是我的同学。”

“呵，便当的。”

阿荣领着萧润秋走出校门，用手指着说：“从这里一直往西走，过了桥，就沿着河边往南，望见几棵大柏树的就是西村了。”

萧润秋按着阿荣所指的路径走去。镇头田野一片白色，雪地上的脚印一步一步地留在他的身后。

萧润秋进了西村，遇见一位老农夫，他问：“请问，文嫂的家在哪里？”

老农夫指着一间倾斜欲倒的破草屋说：“那就是。”

萧润秋道了谢就向破屋走去。老农夫以奇怪的眼光看着他的背影。

萧润秋一时直立在她的门外踌躇起来。他用手轻轻地敲了几下门，门开处出现那位妇人——文嫂。她一见这位陌生的青年，随即想将门关上，萧润秋却顺手将门推住，温和地说：“请原谅我，这里是不是李先生的家？”

文嫂一时气咽得答不出话来，缓了一缓才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萧润秋随手将帽子脱下，抖一抖上面的雪，慢慢地说：“我姓萧，我是李先生过去的同学，现在我是芙蓉中学里的教师，我也还是昨天到的。我一到就向陶校长问起李先生的情形，谁知李先生不幸去世了！我因为切念故友，所以不辞冒昧地特来访一访，李先生还有子女，能不能让我认识认识？”

文嫂一时手足无措，她含泪的两眼仔细地向他看了一眼才说：“请进来吧，屋里可不象样子的。”

她衣单，全身为寒冷而颤抖。萧润秋低头跟她进去，又为她掩好门。屋内是灰暗的，四壁满是灰尘。又向一门弯进，这是她的内室。在地窖似的房内，两个孩子在一张破旧的大床上坐着，围着七穿八孔的棉被，冷得不能起来。